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
第四十七回 錯遞呈權奸施毒計 巧結案公子辨奇冤

且說趙虎暗道：「我家相爺赤心為國，誰知他的子姪如此不法。我何不將他指引到開封府，看我們相爺怎麼辦？是秉公呵，還是徇私呢？」想罷，道：「你正該寫個呈子分析。」趙慶道：「小老兒上京投親，正為遞呈分訴。」趙虎道：「不知你想在何處去告呢？」趙慶道：「小老兒聞得大理寺文大人那裡頗好。」趙慶道：「文大人雖好，總不如開封府包太師那裡好。」趙慶道：「包太師雖好，惟恐這是他本家之人，未免要有些袒護，於事反為不美。」趙虎道：「你不知道，包太師辦事極其公道，無論親疏，總要秉正除奸。若在別人手裡告了，他倒可托人情，或者官府作個人情，那倒有的。你要在他本人手裡告了，他便得秉公辦理，再也不能偏向的。」趙慶聽了有理，便道：「既承指教，明日就在太師跟前告就是了。」趙虎道：「你且不要忙。如今相爺現在場內，約於□五日後，你再進城，攔轎呈訴。」當下叫他吃飽了。卻又在兜肚裡摸出半錠銀子來，道：「這還有五六天工夫呢。莫不成餓著麼？拿去做盤費用罷。」趙慶道：「小老兒既蒙賞吃點心，如何還敢受賜銀兩？」趙虎道：「這有甚麼要緊？你只管拿去。你若不要，俺就惱了。」趙慶只得接過來，千恩萬謝的去了。趙虎見趙慶去後，自己又飲了幾杯，才出了飯鋪。也不訪查了，便往舊路歸來。心中暗暗盤算，倒替相爺為難。此事若接了呈子，生氣是不消說了。只是如何辦法呢？自己又囑咐：「趙虎呀，趙虎！你今日回開封府，可千萬莫露風聲。這是要緊的呀。」他雖如此想，那裡知道凡事不可預料。他若是將趙慶帶到開封府，倒不能錯，誰知他又細心來了，這才鬧得錯大發了呢。

趙虎在開封府等了幾天，卻不見趙慶鳴冤，心中暗暗輾轉道：「那老兒說是必來，如何總未到呢？難道他是個誑嘴吃的？若是如此，我那半錠銀子，花的才冤呢。」

你道趙慶為何不來？只因他過了五日，這日一早趕進城來。正走在熱鬧叢中，忽見兩旁人一分，嚷道：「閃開，閃開。太師爺來了，太師爺來了。」趙慶聽見「太師」兩字，便煞住腳步，等著轎子臨近，便高舉呈詞，雙膝跪倒，口中喊道：「冤枉呀，冤枉！」只見轎子打杵，有人下馬接過呈子，遞入轎內。不多時，只聽轎內說道：「將這人帶到府中間去。」左右答應一聲，轎夫抬起轎來，如飛的竟奔龐府去了。

你道這轎內是誰？卻是太師龐吉。這老奸賊得了這張呈子，如拾珍寶一般，立刻派人請女婿孫榮與門生廖天成。及至二人來到，老賊將呈子與他等看了，只樂得手舞足蹈，尿滾尿流，以為這次可將包黑參倒了。又將趙慶叫到書房，好言好語，細細的審問了一番。便大家商議，繕起奏摺，預備明日呈遞，又暗暗定計，如何行文搜查勒索的銀兩，又如何到了臨期，使他再不能更改。洋洋得意，樂不可言。

至次日，聖上臨殿。龐吉出班，將摺子謹呈御覽。聖上看了，心中有些不悅，立刻宣包公上殿。便問道：「卿有幾個姪兒？」包公不知聖意，只得奏道：「臣有三個姪男。長次俱務農，惟有第三個卻是生員，名叫包世榮。」聖上又問道：「你這姪兒，可曾見過沒有？」包公奏道：「微臣自在京供職以來，並未回家。惟有臣的大姪兒見過，其餘二姪三姪俱未見過。」仁宗點了點頭，便叫陳伴伴將此摺遞與包卿看。包公捧過一看，連忙跪倒，奏道：「臣子姪不肖，理應嚴拿，押解來京，嚴加審訊。臣有家教不嚴之罪，也當從重究治。仰懇天恩，依律施行。」奏罷，便匍匐在地。聖上見包公毫無遮飾之詞，又見他惶愧至甚，聖心反覺不安，道：「卿家日夜勤勞王事，並未回家，如何能數知道家中事體？卿且平身。俟押解來京時，朕自有道理。」包公叩頭，平身歸班。聖上即傳旨意，立刻行文，著該府州縣無論包世榮行至何方，立即押解，馳驛來京。

此鈔一發，如星飛電轉，迅速之極。不一日，便將包三公子押解來京。剛到城中熱鬧叢中，見壁廂一騎馬飛也似跑來，相離不遠，將馬收住，滾鞍下來，便在旁邊屈膝道：「小人包興奉相爺鈞諭，求眾押解老爺略留情面，容小人與公子微述一言，再不能久停。」押解的官員聽是包太師差人前來，誰也不好意思的，只得將馬勒住，道：「你就是包興麼？既是相爺有命，容你與公子見面就是了。但你主僕在那裡說話呢？」那包興道：「就在這邊飯鋪罷。不過三言兩語而已。」這官員便吩咐將閒人逐開。此時看熱鬧的人山人海，誰不知包相爺的人情到了。又見這包三公子人品卻也不俗，同定包興進鋪。自有差役暗暗跟隨。不多會，便見出來。包興又見了那位老爺，屈膝跪倒，道：「多承老爺厚情，容小子與公子一見。小人回去必對相爺細稟。」那官兒也只得說：「給相爺請安。」包興連聲答應，退下來，抓鬚上馬，如飛的去了。

這裡押解三公子的先到兵馬司掛號，然後到大理寺聽候綸音。誰知此時龐吉已奏明聖上，就交大理寺，額外添派兵馬司都察院三堂會審。聖上准奏。

你道此賊又添此二處為何？只因兵馬司是他女婿孫榮，都察院是他門生廖天成，全是老賊心腹。惟恐交文彥博審的袒護，故此添派二處。他那裡知道文老大人忠正辦事，毫無徇私呢。

不多時，孫榮廖天成來到大理寺與文大人相見。皆係欽命，難分主客。仍是文大人居了正位，孫廖二人兩旁側坐。喊了堂威，便將包世榮帶上堂來。便問他如何進香，如何勒索州縣銀兩。包三公子因在飯鋪聽了包興之言，說相爺已在各處托囑明白，審訊之時不必推諉，只管實說，相爺自有救公子之法；因此三公子便道：「生員奉祖母之命太原進香，聞得蘇杭名山秀水極多，莫若趁此進香就便遊玩。只因路上盤川缺少，先前原是在州縣借用。誰知後來他們俱送程儀，並非有意勒索。」文大人道：「既無勒索，那趙顯謨如何休致？」包世榮道：「生員乃一介儒生，何敢妄干國政。他休致不休致，生員不得而知。想來是他才力不佳。」孫榮便道：「你一路逢州遇縣，到底勒索了多少銀兩？」包世榮道：「隨來隨用，也不記得了。」

正問至此，只見進來一個虞候，卻是龐太師寄了一封字兒，叫面交孫姑老爺的。孫榮接來看，道：「這還了得！竟有如此之多。」文大人便問道：「孫大人，卻是何事？」孫榮道：「就是此子在外勒索的數目。家岳已令人暗暗查來。」文大人道：「請借一觀。」孫榮便道：「請看。」遞將過去。文大人見上面有各州縣的消耗數目，後面又見有龐吉囑托孫榮極力參奏包公的話頭。看完了也不遞給孫榮，便籠入袖內。望著來人說道：「此係公堂之上，你如何擅敢妄傳書信，是何道理？本當按攬亂公堂辦理，念你是太師的虞候，權且饒恕。左右與我用棍打出去！」虞候嚇了個心驚膽怕。左右一喊，連忙逐下堂去。文大人將孫榮道：「令岳做事太率意了。此乃法堂，竟敢遣人送書，於理說不過去罷？」孫榮連連稱「是」，字東兒也不敢往回要了。

廖天成見孫榮理曲，他卻搭訕著問包世榮道：「方才押解回稟，包太師曾命人攔住馬頭要見你說話，可是有的？」包世榮道：「有的。無非告訴生員不必推諉，總要實說，求眾位大人庇佑之意。」廖天成道：「那人叫甚麼名字？」包世榮道：「叫包興。」廖天成立刻吩咐差役，傳包興到案，暫將包世榮帶下去。

不多時，包興傳到。孫榮一肚子悶氣無處發揮，如今見了包興，卻做起威來，道：「好狗才！你如何擅敢攔住欽犯，傳說信息！該當何罪？講！」包興道：「小人只知伺候相爺，不離左右，何嘗攔住欽犯，又膽敢私傳信息？此事包興實實不知。」孫榮一聲斷喝，道：「好狗才！還敢強辯！拉下去，重打二□。」可憐包興無故遭此慘毒，二□板打得死而復甦。心中想道：「我跟了相爺多年，從來沒受過這等重責。相爺審過多少案件，也從來沒有這般的蠻打。今日活該，我包興遇見對頭了。」早已橫了心，再不招認此事。孫榮又問道：「包興，快快招上來。」包興道：「實實沒有此事，小人一概不知。」孫榮聽了，怒上加怒。吩咐：「左右，請大刑。」只見左右將三根木柱往堂上一擡。包興雖是懦弱身軀，他卻是雄心豪氣，早已把死付於度外。何況這樣刑具，他是看慣的了，全然不懼，反冷笑道：「大人不必動怒。大人既說小人攔住欽犯，私傳信息，似乎也該把我家公子帶上堂來，質對質對才是。」孫榮道：「那有工夫與你閒講。左右與我夾起來。」

文大人在上實實看不過，聽不上，便叫左右，把包世榮帶上，當面對證。包世榮上了堂，見了包興，看了半天，道：「生員見

的那人，雖與他相仿，只是黑瘦些，卻不是這等白胖。」孫榮聽了自覺有些不妥。

忽見差役稟道：「開封府差主簿公孫策齎有文書，當堂投遞。」文大人不知何事，便叫領進來。公孫策當下投了文書，在一旁站立。文大人當堂開封，將來文一看，笑容滿面，對公孫策道：「他三個俱在此麼？」公孫策道：「是。現在外面。」文大人道：「著他們進來。」公孫策轉身出去。文大人方將來文與孫廖二人看了，兩個賊登時就目瞪口呆，面目更色，竟不知如何是好。

不多時，只見公孫策領進了三個少年，俱是英俊非常，獨有第三個尤覺清秀。三個人向上打恭。文大人立起身來，道：「三位公子免禮。」大公子包世恩，二公子包世勛卻不言語。獨有三公子包世榮道：「家叔多多上覆文老伯。叫晚生親至公堂，與假冒名的當堂質對。此事關係生員的名分，故敢冒昧直陳，望乞寬宥。」

不料大公子一眼看見當堂跪的那人，便問道：「你不是武吉祥麼？」誰知那人見了三位公子到來，已然嚇得魂不附體，如今又聽大爺一問，不覺抖衣而戰，那裡還答應的出來呢。文大人聽了，問道：「怎麼，你認得此人麼？」大公子道：「他是弟兄兩個，他叫武吉祥，他兄弟叫武平安。原是晚生家的僕從，只因他二人不守本分，因此將他二人攆出去了。不知他為何又假冒我三弟之名前來？」文大人又看了看武吉祥，面貌果與三公子有些相仿，心中早已明白，便道：「三位公子請回衙署。」又向公孫策道：「主簿回去，多多上覆閣臺，就說我這裡即刻具本覆奏，並將包興帶回，且聽諭音便了。」三位公子又向上一躬，退下堂來，公孫策扶著包興，一同回開封府去了。

且說包公自那日被龐吉參了一本，始知三公子在外胡為。回到衙中，又氣又恨又慚愧。氣的是大老爺養子不教；恨的是三公子年少無知，在外闖此大禍，恨不能自己把他拿住，依法處治；所愧者自己勵精圖治為國忘家，不想後輩子姪不能恪守家訓，以致生出事來，使他在大廷之上碰頭請罪，真真令人羞死。從此後，有何面目忝居相位呢？越想越煩惱。這些日子連飲食俱各減了。

後來又聽得三公子解到，聖上派了三堂會審，便覺心上難安。偏偏又把包興傳去，不知為著何事。正在踟躕不安之時，忽見差役帶進一人，包公雖然認得，一時想不起來。只見那人朝上跪倒，道：「小人包旺，與老爺叩頭。」包公聽了，方想起果是包旺。心中暗道，他必是為三公子之事而來。暫且按住心頭之火，問道：「你來此何事？」包旺道：「小人奉了太老爺太夫人之命，帶領三位公子前來與相爺慶壽。」包公聽了，不覺詫異，道：「三位公子在那裡？」包旺道：「少刻就到。」包公便叫李才同定包旺在外立等：「三位公子到了，急刻領來。」二人領命去了。包公此時早已料到此事有些蹊蹺了。

少時，只見李才領定三位公子進來。包公一見，滿心歡喜。三位公子參見已畢。包公攙扶起來，請了父母的安好，候了兄嫂的起居。又見三人中，惟有三公子相貌清奇，更覺喜愛。便叫李才帶領三位公子進內，給夫人請安。包公既見到了三公子，便料定那個是假冒的了。立刻請公孫策先生來，告訴了此事，急辦文書，帶領三位公子到大理寺當面質對。

此時展爺與三義士四勇士俱各聽見了。惟有趙虎暗暗更加歡喜。展南俠便帶領三義四勇來到書房，與相爺稱賀。包公此時把連日悶氣登時消盡，見了眾人進來，更覺歡喜暢快，便命大家坐了。就此將此事測度了一番。然後又問了問這幾日訪查的光景，俱各回言並無下落。還是盧方忠厚的心腸，立了個主意，道：「恩相為此事甚是焦心，而且欽限又緊，莫若恩相再遇聖上追問之時，且先將盧方等三人奏知聖上；一來且安聖心，二來理當請罪。如能駁討下限來，豈不又緩一步麼？」包公道：「盧義士說的也是，且看機會便了。」正說間，公孫策帶領三位公子回來，到了書房參見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